

# 圣光与我

王承舜

圣光学校是我自大学毕业以后的头一个工作单位，并一直工作到该校与他校合并。六年的圣光生活，对我的一生具有深刻的影响，也留下许多难忘的回忆。我愿写此短文来见证主的大恩，并纪念圣光的创办人尹任先校长。

**来校与留校：**1946年初夏，我从重庆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。当时信主才一年多，很喜爱聚会，便参加了基督徒大学生联合会借中央大学校舍举办的夏季灵修会。到会期结束时，同班同学均已走上工作岗位，剩下我一人落在后面。平素讷讷不善言词的我，不愿为报到而独自去拜见上司。恰在此时，经主内弟兄介绍，认识了圣光学校的尹任先校长，他平易谦和，是一位诚实信主的人。他向我介绍学校的主旨是传扬福音，并邀请我来校执教，于是，我来到圣光。

在圣光工作，生活是清贫的，奇怪的是，我母亲、叔叔、哥哥等家里的人从未因我无力寄钱回家而说过什

么。进校的第二年，舅舅曾试图在上海替我谋求一个收入较高的工作，我虽不积极争取，但也未加反对。他派人领我东奔西走数日，最终未蒙神开路。舅舅要我暂留圣光，以后便未再提此事；家中既然无人要我离开圣光，我自己也没想要离开圣光，这样一晃就过了六年。

**圣光给我的印象和感受：**在漫长的六年中，我为什么不想离开圣光呢？是因同工之间，特别是师生之间，关系普遍很好的缘故。校内属灵的气氛很浓，除了学校举办的各种聚会，初到圣光时，我们教师中，有三四位弟兄，每晚还一起祷告。有时则去参加学生基督徒的晚祷。每餐用饭之前，全体唱诗谢恩。周六晚上是圣乐崇拜的时间，师生欢聚，尽情高唱圣诗，饱尝弟兄和睦同居的天恩滋味，是我在校内最爱参加的聚会。

在圣光，尹校长和尹师母始终以主内的爱心待我。对我的某件私事，他们起初不以为然，以后看出是主的带领，便转为赞成和支持。表明他们不存成见，满有主爱的包容和关心。

圣光的班级小，人数不多，师生又常在一起聚会，彼此熟悉，相互间的关系，一般很好。例如有一次，我因故未备好初三年级的几何课，在课堂中卡壳而甚为困窘。此时，一位女生举手，谦恭地说出正确的解题方法，其余的同学也都静坐聆听，毫无嘲笑的神情。我深知自己没有过人之处，却一直受大多数学生的尊敬。有位首届高中毕业生，用圣经上的话“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”（太 25:21），来概括我在圣光的表现，令我深受安慰，很得勉励。这不是我有什么好，乃得益于圣经的教导，是主促使我勤奋工作的结果。

**圣光给我的锻炼和影响：**我在圣光颇受尹校长的信任和器重，常委以重托，使我经受锻炼。初到圣光，便要我率领一组师生及家属，全体十人，自重庆乘船沿江东下到苏州，并总管途中的一切事务（包括费用的开支）。还安排比我年长且有办事经验的事务主任朱宏拭弟兄从旁协助，我们合作得很好。解放后，又要我管过一学期的膳费。当大笔公款过手时，主常提醒我应遵守祂的教训。所以能够办事谨慎，手洁心清，公私分明。

来校的第二年，尹校长要我接管学校的训导工作。当时一心希望每个学生都能遵守校规，认为自己要殷勤工作，不马虎；对同学也应严格要求，不放松。一开始，不甚懂得教育的方法，有时态度显得简单生硬。例如一连数日，晚上熄灯之后去巡查学生寝室，总见某个男生坐在被里不肯睡下，多次劝说也无效果。于是光火并且粗暴地对他说：“你再不听话，我就开除你！”他马上回答说：“你开除我好了。”这样问题就弄僵了。随后我反省自己说了过头的话。学生不守作息制度，固然应加劝阻；但我有什么权柄单凭此事而开除他呢？

感谢主！赐给我够用的力量，一方面没有想要在学生面前挽回面子，很坦率地向王校长承认，自己不该发怒而轻言；另一方面，继续关心学生，对属训导分内该管的事，仍能“面如坚石”（赛50:7），毫不苟且地去管，但又要避免意气用事。

认真备课也是我在圣光养成的良好习惯。前面提到的那次课堂受窘，对我震撼很大。从此以后，备课不计时间，肯下苦功，对课程的每个环节，都要认真思考和准备，以便在讲课时，条分缕析，万无一失。数十年的

教学生涯中，再没有遇到过讲课尴尬的事。

在圣光所过的六年清贫生活，培养我崇尚俭朴。毕生安心从教，对学校给予的各种待遇，都较知足，不想争竞，甚少奢望贪心；正如经上所说：“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。”（提前 6:6）

1952 年圣光与萃英两校合并，改为市立第五中学。我被调往闻名江南的“苏州高级中学”教授高三数学，胜任愉快。曾被树为校中认真备课的典型，教学质量较高，师生关系也很好。有学生来信中写出：“你既教书，又教人”，“有你这样的老师教我，真是三生有幸”等感激的话。一位校长在评价全校教学工作时也说：“有的人是锦上添花；王承舜是雪中送炭。”我深感在他校种种良好的表现，皆是受圣光熏陶和影响的结果。

**结束语：**当初我来到圣光，并不清楚神的带领；最近回顾往事，才明白我在圣光六年的事奉，完全是主奇妙的安排与保守。大学毕业以后，若不专心致志地去参加自己喜爱的灵修会，势必与其他同学结伴去别的单位报到，不会来到圣光。而来校一年后，如果舅舅在上海为我找到另外工作，恐怕也早就离开了圣光。这正如经上所说，“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”（参赛 55:9）

尹校长的见证使我很得帮助，并为当年在圣光时，未想到要向他们前辈多学属灵的功课，而深感遗憾。在这方面，我不及格，未能毕业。对于和我情谊深厚，虽经劝勉，尚未信主便已离世的同学也感到惋惜。但愿阅读本书的校友，能趁今日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得着祂所赐的永生。如今自己仍是很不够分量的基督徒，还有甚多属灵的功课要学，还有好些属灵的事工当努力去作。